

双合石壁

□厉敏

说起双合,最出名的是这里的石头。小小的岛上,耸立着25个大大小小的山包,最高的南大山,海拔156.6米。山上的石头,主要是岩浆岩与页石岩,质地坚硬。而当地百姓开采石板、石条的地方,主要位于岛的西南、靠近海边的那些山包,这里的岩石主要为页石岩。《辞海》上说:“页岩,由各种黏土压紧而成的黏土岩,层理明显,沿层理易剥成薄片。”据传,自明朝开始,这里的百姓就在山上凿打石板、石条,而大规模开采,应在康熙海禁开解以后。

那钢钎、铁锤击打岩石的叮当声,在这山上已经回响了三百年。

那些石匠爬到山上,找到一个比较平整的地方,用鐮子先把一些破碎的表层铲除,清理出一个平面,然后按石板的形状,在四边上间隔嵌入一枚枚尖头凿子。等到涨潮时候,一块块石板自然缩起,与岩体分离。然后把石板抬到山下的石场,再进行平面和四边的细加工,一块石板的成品就这样制成了。遥想当年,这里是多么热闹的一个场景,山上铿锵的叮当声和石匠的吆喝声,此起彼伏,不绝于耳,直到夜晚,几个山头 and 山谷才逐渐安静下来。

当然,石匠们的生活是异常艰辛的。这一锤锤打下去,是在和石头较量,是在和时间比耐心。虎口震裂,手指砸碎,立足未稳而坠落山崖,是常有的事。毕竟是血肉之躯,如何掰开、撕裂这亿万凝压而成、坚固无比又巨大无比的山石?靠的就是这些原始的工具,还有愚公移山式的人力接力、日复一日蚂蚁啃骨头的毅力,靠杠杆原理和对石头纹理、潮汐作用等自然现象的观察和领悟而升华的智慧。他们并非想与大自然作对或创造什么奇迹,他们的目的非常单纯,就是为了谋生,谋一家人的温饱。靠山吃山、就地取材是他们的生存之道。

几个人抬着这几百斤甚至上千斤重的一块块石板、一根根石条的粗料,从山顶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,一步步艰难地抬到山下来。山道上经久盘旋着一声声粗重的号子声,地上洒满了海岛汉子们河流般的汗水和泪水。这些粗料,再经过山下石匠们一番旷日持久的精雕细琢,才能诞生一块块、一根根光滑平整、崭新如初的石板石条。最后它

们终于被装运上船,经过迢迢水路,千辛万苦抵达宁波、慈溪、镇海等地,又整齐划一地铺设在了各个城镇笔直的街道和乡村豪绅的大宅里。亿万年来,一座座从未移动的山包就这样被一层层剥离开来,曾被紧密包裹藏在幽暗深处的山石秘密,终于曝光在阳光下,成为一个城市、一座豪宅的门面和装饰。

如今,现代的采石场早已告别刀耕火种的时代,他们用炸药和切割机向更深远的大山挺近。停歇下来的双合山,一片幽静。几百年里被随意切割的山体,到处留下断崖残壁。而正因为这不规则的造型,造就了一片奇异的风景。

从村中朝山里走,你竟然进入了石头的内心,你能看到孤零零高高耸立着的石峰、石柱,似乎周围的关系断裂了,只残留着这时间的碎片。你抬头看,从上到下被整齐劈开的巨大石壁,中间凿空、四壁相围的石井,穿越千年的阳光,终于照入石头的内心,时间已由固体变成了气态或光线。你小心登上高低错落、贴壁而行的石磴、石廊,细看色彩缤纷、凌空而起的石幔,你与亿万年的历史对视,深感人生的虚幻与脆弱。你从一个个或大或小、清泓见底的石潭边走过,凭借亿万年相互挤压的张力而行射出来的幽波,你看见遗落在石头里的喧嚣与躁动;还有造型奇特的石洞,随处可见的石台,两边壁立、中间狭长的石谷等等,无不展示着岩石冰冷、坚硬与真实的本质。

破碎,有时会构成一种意想不到的美。平庸低矮的山包,几百年来,经无数采石工之手,却无意中把它们镌刻成一件玲珑别致的艺术品。像石头这种刚性物质,在刀削斧劈之下,呈现出一种更加凌厉的气势;而满山遍野、随处攀缘的绿草藤蔓,却修补和缓着周围环境的气氛。平滑的石壁与横空斜出的石梁,平整的石地面与凌乱的石拐角,四周如铁的石墙与清凉柔滑的碧水,明亮如窗的天空与深邃幽暗的石洞,在这残缺破碎的山体中,又无不呈现着一种对立统一又相互调和的美感。真可谓移步换景,变幻莫测,光线忽明忽暗,天空忽近忽远,没有一处景象是完全相同的,没有一个角度不能构成景观。

登上靠海的崖顶,你的身下是一排拔地

而起的石壁。石壁绵延矗立似弓形,犹如古代城堡的高墙。石壁的前面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塘口遗址,这里已没有高耸的石柱、石峰阻隔,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平面。有无数开采后留下的石根,犹如一只只方正的石箱,高低错落地摆放在上面。一些低矮的凹塘,夹杂在这些石箱之间,池水深幽凝碧,与周围灰褐的岩体相互映照。这个遍地石头遗骸的塘口,颇似圆明园破残荒凉景象,让人顿生沧桑之感。如果你从高处远眺,大海浩渺辽阔,近旁的海边碧波涌浪,涛声不绝。这海景与石景在这海岛一隅,已经融为一体,大有在海上浮沉缥缈之感。此时,夕阳西下,如血的残阳投影到参差错落的石塘和灰暗斑驳的石壁上,给人一种苍茫落寞的震撼。

石头也是双合渔村的符号。石头遍布渔村的各个角落。石头的地面、石头的台阶、石头叠成的坡壁、石头垒砌的房子、石头堆成的围墙,还有石凳、石桌、石础、石门窗……石头无处不在。石头也折射出双合人的性格:朴实、敦厚、谦卑、坚韧。如今,双合也跟上了旅游开发的节奏,用“石头”亮出自己的名片。他们用石头筑起了城堡,造起了凉亭,架设了通道。而且,拿“石头”和“双合”的地名做文章,“海誓山盟”“海枯石烂”,让双合成为见证爱情的圣地。

锤击钢凿、开山采石的叮当声,绵延三百年的岁月,敲慢了时间,也敲老了山海。在浮躁、匆忙的生活中,抽出几天时间,到一个远离城市的小岛,放慢脚步,安下心来,静静聆听这似乎仍在山谷中回荡的锤击声,慢慢品尝海岛淳朴的生活滋味,这也是对心灵的一种抚慰。双合岛离钱塘江口的慈溪,仅20海里,这一海域,是淡水与海水的交汇处,生长着独特的海鲜。如当地人叫“糯米饭虾”的一种小白虾,小如米粒,晶莹如玉,味道鲜美;还有“两头洞海蜆”也是远近闻名的优质水产;在双合人的餐桌上,还经常能看到大而肥的鲳鳊、青蟹、沙鲷等少见的时鲜。另外,现在双合周围的800多亩海涂,混养着泥螺、海瓜子、蛏子、文蛤等涂生贝类,成为岱山最大的滩涂养殖基地。住渔村,品海鲜,观石壁,眺大海,在一个静谧的岛之角、海之涯,让你体验别样的人生。

于寂静处绽放

□郑凌红



对待夏天的态度。世上所有的美景,皆生发于内心。你想呀,夏天的花并不多,很多花儿都在春末匆匆辞别,不带走一片云彩,但绣球花却能默默盛放,总感觉如隐世高人,自带流量,定有其因。

观花如观我。比初次相逢更重要的是,不断地以新的姿态与同一个人相逢。

读过一篇童话:一只小青蛙看见远处的洼地闪闪发光,于是历经千难万险到达彼岸,却发现那只是霞光为水沟披上的外衣。这样的远望,近乎于遥远的星星,不如尘世的幸福来得安稳。

我想,每一个人,都应该在季节的流转中思考自我对待生活,对待万物的态度。如一朵花,大可不必争奇斗艳,做自己就好了。因为,很多时候,地域、气候、风、雨、雷、电,还有“护花使者”的付出,都深深浅浅地决定了一朵花绽放的姿态和芳香传递的“疆域”。清冷气质也好,遗世独立也罢,磅礴大气,娇嫩欲滴,婷婷婀娜,凡此状物,不是人人可求。素净,简约,纯粹,明丽,或许才是另一种“耐看”,另一种“过目不忘”。

年少时,总觉得好的生活就不远处。于是,热切地盼着夏天,盼着长大。那时候,夏天好长,时间经用。太阳下山特别晚,游不完的快乐在水里,说不出的诗意在天边,

藏在绯红云霞里,躲在松间明月处。可是,一转眼,猛然长大,在生活的旷野下低着头,流着汗,忘了怎么样去丰盈自我的内心。好比是看着周边繁花如锦,羞涩地打着蔫,忘了自己该如何绽放。

这些年,好像话越来越少了。因为,懂你的人,你无须多言。不懂你的人,也无须开口。平凡也好,闪耀也罢,我们也心生欢喜,勇敢做自己。因为,这欢喜不是为了别人,而是为了自己。

扪心自问,我在夏天,尽管也会觉得不安,但这种不安更接近于和自己较劲,和时光较劲。毕竟,时光里藏着好多谜团,你越在乎它,越容易挖到宝藏。生活往往给了我们一种表象,等同幻象。追光者会拨开云雾,劈开荆棘,告诉你,它的真相:不是夏天太闷太热太无聊,不是生活太苦太累太平常,而是你我未曾活成一朵花。

如同一朵绣球花,尽管只和周边的环境较劲,但依然能突破小,克服短,享受孤寂,敢于开得浩浩荡荡,敞敞亮亮,横无际涯,朝朝暮暮保持大大咧咧之本性,久而久之,成了景观,异于景色,内外呼应,蓦然惊喜,无须被神化,期待被看见。

日子过得悄无声息,绣球花终属记忆碎片。

无尽之夏翩然而至,恰似高烛照红妆。季节胸襟广阔,拉来新花怒放。偶然遇见一树白绣球。树,两米多高。身,披绿白色。花形硕大,花序如球,初见有花团锦簇之饱满,更自然联想起“抛绣球”之种种。

《西游记》中,唐僧之父陈光蕊在新科中状元后,骑马游街,恰逢丞相殷开山之女殷温娇抛绣球招亲。绣球砸中陈光蕊,于是被迎入相府成婚。而后记游记中,唐僧师徒四人路过天竺,天竺公主也抛绣球招亲,唐僧被绣球砸中,因属僧人而憾未成婚。元杂剧《破窑记》中,大富豪刘仲实为女儿月娥,以抛绣球方式招亲。同样的,元杂剧《金钱记》里,新科状元韩翃被长安府尹家小姐以绣球打中而成婚……

由此可见,“绣球”是媒介,串联情与爱。可在文人笔墨之下,乃一片诗情。历代诗词中,绣球花常被描绘成“蝶”“雪”“玉”等意象,展其灵动,彰其唯美。

白居易作《紫阳花》:“何年植向仙坛上,早晚移栽到梵家。虽在人间人不识,与君名作紫阳花。”杨巽斋《玉绣毵》中描述道:“纷纷红紫斗芳菲,争似团酥越样奇。料想花神闲戏击,误随风起坠繁枝。”张昱在《绣球花次元颜廉使韵》中描述道:“绣球春晚欲生寒,满树玲珑雪未干。落遍杨花浑不觉,飞来蝴蝶忽成团。钗头懒戴应嫌重,手里闲抛却好看。天女夜凉乘月到,羽车偷驻碧阑干。”

绣球花,别名紫阳花、草绣球、粉团、八仙花,常有蓝、紫、红、白、绿诸色。无尽夏,是其中一品种。

光听这个名字,就心动。犹记多年前的初夏,路过南京。听人说,中山植物园北园绣球坡爱慕者众,众芳云集,行走其间,仿佛进入“莫奈花园”,一时怦然欲往,无奈俗务缠身,只能擦肩。

很多时候,错过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。一朵花如此,一个人亦如此。你来了,我不在。我在场,你又离开了。我们就此擦肩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找寻,肩负着自己的行囊,按着自己的节奏马不停蹄前行。但人世间的坚守与独自芬芳,总值得期待,总值得奔赴,因为总有些说不出的幸福如绣球花般次第上演,自带惊艳。

这是我眼中的“无尽夏”。

也许无关一朵花,无关节节,更像自我